

斯里兰卡小说《一夜夫妻》的叙事时间与内战创伤

张 玮

摘要：在叙事学研究中，叙事与时间关系是一个重要方面。研究者们常从故事与话语关系入手，分析时间在两个层面的结构。热奈特提出时序、时距和频率三个概念用以分析故事时间与话语时间之间的区别和关系。本文结合这三个概念，分析斯里兰卡小说《一夜夫妻》中叙事时间与内战创伤呈现、作品主题表达的关系。在斯里兰卡内战后期，交战双方在斯里兰卡东北部地区的战斗致使数万平民流离失所，《一夜夫妻》以此为背景讲述主人公迪内希短暂的婚姻故事。小说以自然时序叙述他一天的经历：早上被提亲，傍晚成亲，深夜妻子死于轰炸。同时，小说利用他的回忆、联想等构成逆时叙述时间层，通过两个时间层拓展叙述空间，借迪内希内战中的个人经历展现广大民众的战争遭遇。小说用重复叙述的方式高频率描述轰炸事件，以轰炸中民众伤亡为描写切入点，用概况叙述、拉伸等方式展现人们遭受的身心创伤。小说通过场景描写，着重表现迪内希在婚姻中重获关爱、重拾生活希望的过程，揭示出爱对内战创伤的抚慰作用。文章首先分析小说中顺时序、逆时序的构成，继而以文本内容为例，具体分析叙述方式运用与叙事效果。文章认为，小说叙事时间在故事层与话语层的运动多维呈现内战创伤，以呼吁人们珍视和维护和平。

关键词：故事时间；话语时间；《一夜夫妻》；斯里兰卡内战；斯里兰卡英语文学

收稿日期：2020-10-30

作者简介：张玮（1971~），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南亚英语小说。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南亚英语流行小说类型研究”（项目编号：15BWW025）的阶段性成果。

西方叙事学家一般从“故事”（story）和“话语”（discourse）两个层面来区分叙事作品中所表达的对象和表达的方式，这两个层面的相互作用情况很大程度上影响叙事作品的意义产生。叙事学家们关于叙事与时间的研究也主要从

“‘故事’与‘话语’关系入手，分析时间在两个层面的结构”。^①小说作为叙事文包含两种时间，即被叙述的故事的时间和文本中的叙述时间，对两种时间关系的不同处理手法造成不同的叙事效果。斯里兰卡作家阿奴卡·阿努德拉伽桑（Anuk Arudpragasam）的长篇小说《一夜夫妻》（*The Story of a Brief Marriage*）就利用叙事时间关系多维呈现民众的内战创伤。

《一夜夫妻》以迪内希（Dinesh）短暂的婚姻故事为线索，通过他在内战中的个人经历展现斯里兰卡民众的战争遭遇。小说在故事的顺时叙事中用回忆、倒叙等形成逆时叙事层，两个时间层叙述内容相互作用，使作品“节奏紧凑，细节饱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②小说获得2017年度DSC南亚文学奖（The DSC Prize for South Asian Literature），^③后又获沙克提·巴特处女作奖（Shakti Bhatt First Book Prize），^④入选狄兰·托马斯奖（Dylan Thomas Prize）^⑤决选名册。本文分析《一夜夫妻》中故事、话语和时间之间关系，解读作品所描写的斯里兰卡民众相互关爱、保持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这是他们直面内战创伤的力量所在。

一、时序与文本构成

热奈特（Genette, G）分析故事、话语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提出时序（order）、时距（duration）和频率（frequency）三个概念。叙事文本的时间具有双重性质，话语时间经常并不按照故事的自然时序发生。热奈特将时序区分为正常序列（chronology）和错时序列（anachronous sequences）两种。他认为在正常序列中，故事与话语顺序相同，故事时间为自然顺时序。在错时序列中，又分为倒叙（analepsis）/闪回（flashback）、预叙（prolepsis）/闪前（flashforward）两种。马丁（Martin, W.）在《当代叙事学》中“叙事的时间性”

①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

② “Anuk Arudpragasam Wins the DSC Prize for South Asian Literature 2017”, The DSC Prize South Asian Literature, <http://dscprize.com/2017/11/18/anuk-arudpragasam-wins-dsc-prize-south-asian-literature-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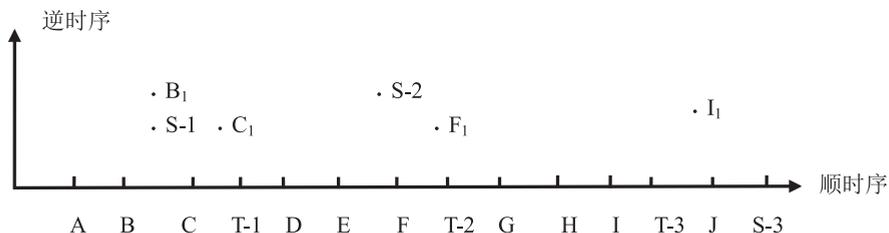
③ 该奖由苏里娜·纳鲁拉（Surina Narula）和曼哈德·纳鲁拉（Manhad Narula）于2010年设立，现由南亚文学奖和活动信托（South Asian Literature Prize & Events Trust）管理，奖金2.5万美元。该奖是专门针对南亚写作的最负盛名的国际文学奖项之一，只要作品是关于南亚及其人民，任何种族或国籍的作者都可以获得。它还鼓励用当地语言写作，如果有翻译作品获奖，奖金由作者和译者平分。DSC南亚文学奖通过表彰南亚作家的成就，将南亚作品介绍给全球读者，旨在提高全世界对南亚文化的认识。

④ 该奖以威尔士著名诗人狄兰·托马斯命名，设立于2006年，旨在表彰年龄为39岁或以下的青年作家以英文创作的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该奖奖金为3万英镑，是英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奖之一。

⑤ 该奖设立于2007年，以纪念印度出版人沙克提·巴特。在2008年至2019年间，该奖面向在印度出版处女作的任何年龄的作家，作品类型包括诗歌、小说、非虚构小说和戏剧等。自2014年起，该奖奖金由10万卢比提升至20万卢比。

部分，对叙事次序也有相似论述：“叙事者/人物可以描写过去（闪回，倒叙）或未来的事件（人物可以猜测未来的事件——预感，预期；叙述者可以知道它们——闪前，预叙）”^①。可以说，“作品的故事，即，情节结构表层的事件序列，具有先来后到的时序，而话语层（构成文本的书面词语）的时间则有可能显现为逆时序的安排（如倒叙、预叙等）”。^②

“分析小说叙事时间，发现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之间的不一致，这有利于我们了解小说的整体结构”。^③《一夜夫妻》中，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构成顺时序和逆时序两个层面。如果用坐标来显示两个时间层关系的话，可以把按自然时序顺时发展的故事时间设置为横坐标，坐标轴上的点代表时间和事件。纵坐标方向表示逆时叙事的话语时间，不同故事时间段倒叙、插叙等内容在纵坐标方向对应显示。如下图所示：



具体来说，《一夜夫妻》的故事沿着顺时序展开叙述：黎明（A），迪内希将在夜里轰炸中受伤的六岁男孩送到诊所救治。下午（B），迪内希干完活去海边休息，想起上午甘迦的父亲向他提亲的事（B1）。下午早些时候（C），迪内希到诊所找到甘迦，两人短暂交谈（T-1）后一起去找甘迦的父亲。“天色开始暗下来”^④（49）（D），甘迦的父亲在帐篷里给他们举行了婚礼。仪式之后，“天上露出一弯月牙，暮色笼罩着（他们）”（53）（E），迪内希领甘迦去看被他当作“家”的林中空地，两人在那说了会话（T-2）。随后，两人趁着“傍晚最后一丝亮光”（65）（F）回到帐篷做饭、吃饭。“天全黑了”（73）（G），两人饭后回到林中空地，甘迦很快在石床上睡着了。“半轮月亮明亮地挂空中”（99）（H），迪内希到井边清洗身体和衣服。午夜过后（I），迪内

^① 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②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

^③ 同上。

^④ Anuk Arudpragasam, *The story of a Brief Marriage*, London: Granta, 2016. 本文的小说引文均出自该书，下文仅在文内注明引文所在页码。

希洗完回家，两人说了会话（T-3）后，迪内希睡着了。“黎明深蓝色的天空”（177）（J）下，迪内希醒来发现甘迦不在，轰炸（S-3）也开始了。迪内希去难民营寻找甘迦，看见她被炸死在帐篷边。小说从迪内希在黎明时来救助受伤儿童开始，结束于黎明前甘迦死于轰炸，以“黎明”为界点形成一天一夜闭合的时间环。文中未用明确的时、分形式显示时间变化，而用宽泛的、概括性的时段指示时间推移。其中，婚礼之后的时间表述又辅以天色明暗、自然景象变化来表明时间交替。迪内希的婚姻过程，除“被提亲”环节是倒叙外，其余应亲、婚礼、婚后生活（晚饭、洞房）到成为鳏夫的过程与自然时间发展同序，他在一天一夜间从无家到有家又到无家，在很短时间里走完了大多数人在和平岁月可能需要用一生来完成的生活历程。战争中，人的命运充满不确定性可想而知。

“阿努德拉伽桑对小说语言的掌控，尤其在描写人物内心活动方面，在斯里兰卡英语文学中无与伦比”，^①他以倒叙、插叙等多种形式写人物联想和回忆的逃难经历、旧日生活和内心感受，形成逆时序叙事层。迪内希在下午想起早上甘迦父亲提亲的事，他由此想到生与死、与他人关系和婚姻等，继而回忆自己的轰炸（S-1）遭遇。这段逆时序叙述集中介绍人物的背景和思想，是顺时序中故事发展的关键因素。迪内希去找甘迦的路上想起在诊所见过她几次，小说随即插叙写甘迦和她家人的遭遇（C1）。迪内希和甘迦晚饭后回林中空地时，迪内希想起他和母亲逃难、母亲死于轰炸（S-2）、自己只身漂泊的事。迪内希和甘迦婚后生活时段（E至I），逆时叙事插入长短不同的内容。如迪内希看甘迦准备晚饭时想起他还是两天前吃了口饭（F1）。午夜，迪内希和甘迦说话时听到鸟的哀鸣，发现是只受伤的乌鸦，他想起自己年幼时弄伤的一只壁虎（I1）。逆时叙事中的这些事件，有的发生在迪内希少年时期，有的是逃难以来的事，扩大了叙述内容的叙述时间和叙事幅度，使小说内容更加充实，富有层次感。

《一夜夫妻》在两个时间层面展开叙述，迪内希的回忆、追溯构成的逆时叙事与他的婚姻故事构成的顺时叙事在纵、横坐标轴间形成丰富的内容面。从叙事功能看，逆时序中的内容解释、说明顺时叙事中人物性格成因，填补故事空白，追述事件过程等。两个叙事时序相互作用，推动故事发展，揭示作品意义。

二、频率、时距与创伤呈现

1983年，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泰米尔人之间族群关系恶化，政府军和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组织（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爆发武装冲突，引发延至

^① S. W. Perera. "Sri Lanka", *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2017, Vol. 52(4): 755~769, p758.

2009年才告结束的内战。《一夜夫妻》的故事就发生在内战后期斯里兰卡东北部海边的一处难民营里。内战中，很多平民在猛虎组织裹挟下举家迁移。正如小说写的那样，难民营里的民众多从北边、南边和西部历经近一年的时间逃难至此。政府军为了快速结束内战，对猛虎组织控制地区实施轰炸，这个难民营两周前开始被轰炸。轰炸通常在夜里进行，人们天亮后救治受伤者、掩埋死者。《一夜夫妻》中，轰炸是难民经历的最直接的战争形式，给人们带来伤残和死亡等切身伤害。在这些伤害下，人们对命运充满茫然感，生命变得不确定，继而衍生出疏离他人、逃避世界、丧失生活希望等情感。小说多次描写轰炸情形，在顺时序、逆时序叙述中以不同时距策略展现难民的伤残和死亡，多维呈现人们的身心创伤。

（一）频率：轰炸

叙事频率指讲述一个事件的次数，它也涉及一个事件出现在故事中的次数与此事件出现在文本中叙述次数之间的关系。《一夜夫妻》中，轰炸作为内战中常见的、常规的形式，是频繁发生的一类事件。小说在两个叙事时间层三次（S-1、S-2、S-3）叙述轰炸情形，写人物在轰炸中的个人感受，同时从他的视角展现群体反应。如下表所示：

表1 轰炸

次数	时序	叙述内容	情感
S-1	逆时序	迪内希个人感受及所见	麻木茫然
S-2	逆时序	迪内希处理母亲后事及所见	恐惧
S-3	顺时序	迪内希寻找妻子及所见	绝望

第一次轰炸描写，从迪内希的视角分别写轰炸开始、轰炸中和轰炸尾声三个阶段。轰炸开始时，迪内希感到炸弹从空中呼啸而下，接着脚下的大地抖动起来，皮肤感受到一股热浪，随后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这时，迪内希觉得世界静寂下来了，他没有跑去找掩体，而是停下手中正在干的活，像是提拉、指挥他行动的线绳突然被扯断了，他站在那茫然四顾。小说顺势借助迪内希的视线写轰炸中难民们的种种行为。迪内希看到难民们躲在用木板、砖块垒的“防空洞”里，这些防空洞每被炸塌一次就会被加高一点。人们抱头而坐，像把头埋在土里的鸵鸟。他们从炸弹落地远近，推测又有谁家被炸、谁会遇难。轰炸还没结束，人们在大地震荡、弹片纷飞中寻找亲人遗体做最后的告别。女人们捶胸顿足地哭喊，用头撞墙，撕扯头发。迪内希见一个男人到处寻找自己被炸掉的手臂。他从地上捡起不同的断臂，一个个试着，试图从那些残破不全的人类身体部件中找到自己被剥夺的部分。他像在商店买新衣服为顾客，噘着嘴对尺码不合适的东西表示不

满，他的行为平静而疯狂。这段描写中，迪内希身处轰炸中心，他的目光随着炸弹的爆炸波向四周展开，所及处是一幅幅人们的受难图。这些图景也是每次轰炸中的相似画面。

第二、第三次轰炸描写都以迪内希为聚焦对象，写他在母亲死于轰炸时的行为和轰炸中寻找妻子的情形。迪内希和母亲一起逃难时，他们跟大家一样，炸弹落在身边时，不愿舍弃物品躲避轰炸。逃难日久，他知道“炸弹纷飞，停下或慢下只会送死，人们没时间停下来去哀悼或以任何合理的方式安置死者”（81~82）。迪内希在母亲死于轰炸时没有停留、哀悼而是继续逃生。迪内希也就是在母亲死于轰炸后，才看到“大量的尸体和受伤者，散落在道路两旁，躺在棚屋和房屋的废墟中”（81）。第三次轰炸场景出现在小说结尾的顺时叙事中。迪内希和甘迦的新婚之夜，每日的例行轰炸如期而至。迪内希迎着轰炸，从林中空地“尽可能快地跑”（176）去营地找妻子。炸弹落在身边，他只是略停一下，随即又“加快速度跑起来”（178）。前两次逆时序叙述里，迪内希看到的是碎片式、不连贯的图像，而在顺时序叙述中，他的视角犹如一个电影长镜头，随着他一路跑动，画面依次展现为：被爆炸声吞噬掉呼喊、哭叫声的人们，“浑身是汗，握拳，跺脚和扭曲的嘴”（179），炸断腿的老人躺在血泊中，中年男人抱着被炸死的孩子不知何去何从。第三次顺时序叙述将前两次叙述内容剪辑、组合，通过相似内容的重复叙述以增强情感感染力，以快节奏、多方位的场景变换展现事件持续时段内被轰炸者的遭遇。

高频率描写轰炸事件解释了轰炸导致的人们心理创伤。迪内希晚上无法入睡，他觉得一旦睡着，“脚下的地面就会坍塌，他就会在黑暗中向后倒向一个他不愿面对的撞击”（14），只有清醒才能避免这些危险。迪内希逃难不同阶段，对轰炸的感受、态度也不一样。读者先读到他在轰炸时茫然、麻木的样子，之后知晓、理解这由恐惧、害怕变化而来。迪内希的个人感受代表了难民们对轰炸相似的反应。难民们对轰炸习以为常，变得麻木。天黑之后，人们“要么是沉默地坐着要么努力试着在夜里的轰炸前睡上几小时。……这时候，没啥要紧的事去做，没亲友要走访，也没尸体要收殓。上一轮轰炸结果被消化之后，除了等下一轮外，也没什么可做的了”（65）。普通民众无力抗拒战争和轰炸，只能逆来顺受、听天由命。读者从迪内希个体感受、个人遭遇为触点感知群体遭受的创伤。《一夜夫妻》中，轰炸作为斯里兰卡内战的具体战争形式，两个时间层的叙述内容相互呼应，轰炸景象重复、叠加所强化的叙事效果以深化创伤表现力。

（二）时距：伤残、死亡

叙事文中，时距的概念涉及话语时间和故事事件本身持续时间的关系。热

奈特根据两种时间关系分出概述 (summary)、场景 (scene)、省略 (ellipsis) 和停顿 (pause) 四种叙述运动。美国叙事学家查特曼 (Chatman, S.) 还提出了第五种“拉伸 (stretch)”概念。作者可以用很长的篇幅叙述发生在很短时间里的事件,使话语时间比故事时间长,如拉伸。作者也可以用很短的篇幅讲述历时很久的事情,使话语比所描述的事件简短,如概述。读者可从事件被赋予的话语时间多寡感受到这些事件具有的意义。当人们被抛向战争,也就被抛向了伤残与死亡。据报道,斯里兰卡内战中有近10万人伤亡。《一夜夫妻》用概述、拉伸方法描写6岁男童的截肢手术、迪内希在母亲与妻子死于轰炸后的不同反应,从个体所受伤害折射斯里兰卡民众的普遍遭遇。

迪内希把一个在夜里轰炸中右臂受伤的6岁男孩送到诊所。小说先概述写诊所救治伤者的流水线:“义工把伤员送到手术区,护士在那清洗伤口,尽可能地给每个伤者做好手术准备。接着医生来做手术,做完一个伤者马上就给下一个做,让护士去缝合和包扎伤口”(4)。读者不难想象诊所里医护少、伤者多,才会有这种救人模式。经此流程后,有的人很快被锯掉伤肢获救,没救活的人则被搬出埋掉,残腿断臂随意地丢放在附近的树林里。之后,小说聚焦流水线上的6岁伤者,详细写医生锯男孩胳膊:“医生继续割着肉,不是用快速有效的方法,而是割锯样的动作。即使刀子又开始磨碎骨头,他脸上仍然毫无表情,仿佛看着这一幕的眼睛和割着肉的双手分属不同的人”(3)。从前面概述中可知,医生动作很快,手术过程很短,但迪内希看到的却是动作迟缓的医生。男童的右腿三个月前已被炸断截掉,现在右臂又被锯掉,年幼的孩子遭受如此巨大的伤害,小说用较长的话语时间表明迪内希内心不愿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迪内希看到,男孩被锯下的手臂从身体的一部分变成无生命的物体,他犹豫着不敢去收拾断臂。男孩的姐姐“小心翼翼地捡起残肢,这样手就不会从前臂上掉下来,手指也不会从手掌上掉下,她把它们轻轻地放在布块上”(6)。姐姐认真地收拾弟弟毫无生气、毫无用处的断臂,显出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6岁男孩的伤情、救治过程是内战中成千上万有着共同命运人们的相同遭遇的缩影。战争中,人成为轰炸目标,身体被炸得四分五裂,残肢像枯枝一样被扔弃,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荡然无存。

小说用概述与拉伸法对比描写迪内希在母亲和妻子死于轰炸后的不同表现,揭示人物随着战争发展日趋加深的内心创伤。尽管迪内希和母亲离家逃难已有数月,但他并未意识到死亡离他们这么近。轰炸时,迪内希和其他难民一样奔跑逃命。他听到身后一声短促的喘息时,转身看见母亲倒在几米远的地方。迪内希逆着逃命的人跑到母亲身边,他没有看母亲,从行李袋里扯出一条沙丽盖在她身

上，又把两只行李袋分别压在沙丽两边，防止它被风吹走。迪内希做完这些，摸出行李袋里的钱就又汇入人流逃命去了。母亲的死亡突然而至，逃生本能使他无暇顾及他。迪内希关于母亲死亡的记忆是模糊的，“在那之后马上发生的事，他再也想不起来了”（81），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心理空间宣泄丧母之痛。迪内希匆忙处理母亲的后事，概述粗线条地勾勒出人物迅速、简单的动作，从情境上符合母亲骤然去世时人物毫无心理准备时的反应。

甘迦在新婚之夜死于轰炸，小说用较长的话语时间细致地写出迪内希面对亡妻时的每一个动作。迪内希一路跑到难民营，镜头最终定格在妻子的遗体上。小说随即转为慢镜头，拉伸描写迪内希动作，以缓慢的叙事节奏描写人物完成这些动作的缓慢过程，传递出人物当时所承受的悲伤。迪内希先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他并排躺在妻子身边急切地想拥抱她，想“去做些什么保证她身体完整和安全”（186）。迪内希在甘迦熟睡时从头到脚仔细打量过她，却不敢触摸她。此刻，迪内希再次从头到脚看着甘迦的遗体：细细的手指、柔软的指尖，脖子上细弱的血管，纤细的腰身、皮肤的味道和鼻中温暖的气息。现在，这些构成甘迦鲜活生命的细节都离她而去，离迪内希而去。迪内希把甘迦扶平躺在地上，理顺她被炸弹掀起、弄乱的衣服。他帮她合上眼睛，擦去手指上的泥土，擦掉她摔倒时脸上粘上的泥巴。迪内希整理好甘迦的遗体，他起身四处看着，“希望能在这个荒凉的地方找到一个工具，用它来收集溢出的血液，把它们放回她的身体里，让身体再一次发动起来”（190）。这里的话语时间与前文母亲去世时的话语时间长短不同。前文，迪内希快速、慌张的跑动与这里缓慢、凝滞的动作形成差异对比，不同叙事效果揭示人物由恐惧到绝望的心境转变：“他看着甘迦，努力去弄明白看到的情景”（186），他觉得胸中维持生命的那口气衰弱下去了，“他活了下来，成为一个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的活死人”。^①

在迪内希看来，人们困于内战，屡经轰炸、伤残和死亡，就像夜里受伤哀鸣的乌鸦和被他弄伤的壁虎，无法摆脱被外力掌控的命运。这让迪内希对战争从恐惧变得麻木、茫然，他听天由命地活着。战争中，人们的身体被炸得残破不全，“与自己分离，与构成一个人生命的全部亲密的个人细节分离”（12）。死亡随时而至，人的生命随时消失。这让迪内希觉得人最终都要彼此分离，他淡漠地对待他人和世界，不愿与人交往。他几乎不记得与他人共度时光的感受，也几乎遗忘了父母、兄弟和亲友的长相，他“与家庭、家人、朋友和拥有的一切隔绝太久，已感受不到痛苦或不同”（19）。小说在故事顺时序发展中，通过逆时叙述

^① S. W. Perera. "Sri Lanka", *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2017, Vol. 52(4): 755~769, p758.

不断补充介绍迪内希的逃难经历和年少时的生活情形，让读者知道战争中发生了什么，也带领读者探索事实所掩盖的、看不见的人物内心创伤，被战争剥夺的对己、对人、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

三、场景与创伤抚慰

场景指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基本相等，常见的方式是文本中的人物对话、场面记录或“较短时长内的显见的身体动作”。^①《一夜夫妻》中，迪内希与甘迦的关系发展，是他与被战争释放、放大的人性弱点抗争的过程，也是他寻求关爱、找回自我的过程。迪内希和甘迦之间的对话以及两人婚后的生活场景，以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表明人物的情感变化，随着故事情节发展揭示出爱对创伤的抚慰作用。

（一）对话：关爱

对话可以表现人物在一定时间、空间里的活动，及时描写人物的动作、联想等，做到更加充分、生动地描摹人物形象，表达人物思想。迪内希和甘迦的对话主要有三处（T-1、T-2、T-3），如下表所示：

表 2 迪内希与甘迦对话

次数	时段	地点	主导者	内容	逆时叙事内容
T-1	婚前	诊所	甘迦问	迪内希背景	甘迦身世（T-1前）
T-2	婚后饭前	空地	迪内希问	甘迦学习	迪内希求学（T-2后）
T-3	婚后饭后	空地	相互提问	日常交谈	/

两人第一次交谈发生在难民营的诊所里，对话持续时间不长，甘迦是交流主导者。这段对话处于两个叙事时间层交界段，承接上文逆时叙事中对甘迦身世和遭遇的介绍。甘迦在母亲和弟弟死于轰炸后悉心照顾父亲饮食起居，并去诊所做义工照顾伤者和孩童。在满是伤者和死者的诊所里，甘迦温和的表情和她衣服的悦目颜色予人平静和希望：“她的脸光滑得像柔软的石头，毫无表情，尽管憔悴，但有些温和了”（31），她“穿着镶着金边的孔雀蓝纱丽，胳膊上戴着手镯，刚洗过的黑色长发向后梳成端庄的发髻”（36）。经过逆时叙事的铺垫，加上迪内希找甘迦的原意为拒绝提亲，他主动跟甘迦说话。但交谈开始后，甘迦却成为提问者，先责备他不顾危险跑到海边（前两天有试图渡海去印度的难民被打死），继而询问他故乡、身世等。甘迦作为谈话主导者，符合迪内希不愿与人交

^① 西摩·查特曼著，徐强译：《故事与话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往的心理特征，也能让他感受到甘迦在交谈中流露出的关心和接纳。经过对话，迪内希接受提亲，尝试与人交往。甘迦在平静的悲哀中平静地接受命运，她憔悴、瘦弱的外表透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期许，以及坦然面对伤害、继续生活的勇气，这些都是迪内希缺乏和渴求的。

两人的第二次对话发生在婚礼之后，迪内希主动提出带甘迦去看他当作家的林中空地。迪内希转而成为这次对话的主导者，询问甘迦以前上学的情形，问她喜欢的科目、上了几年学等。小说在对话之后写迪内希回想起自己从前的求学生活。正是少年求学背后所关联的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与父母一起的家庭生活，使迪内希对与甘迦的婚姻可能拥有的未来产生期待，他对甘迦说：“你愿意的话，我们以后可以举行一个合适的婚礼。”（63）顺时叙事的对话引导出逆时序的回忆，这是迪内希与甘迦情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他变得想更多地了解他人。

深夜，迪内希焕然一新地从井边回到空地，甘迦也醒了。两人像多年夫妻一样，你一句我一句地说些渴不渴、还睡不睡这样的日常对话。发生在他们“家”的两次对话中，迪内希都问了相同的问题：“我们成亲，你幸福吗？”（63，147）迪内希并不期待甘迦给予答复，他的询问更多在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小说在这段对话之后继续讲述两人尝试夫妻生活失败，迪内希将头埋在妻子的脖子边哭了，他很快就睡着了。逃难时，流泪和睡觉对迪内希来说都是困难的事，甘迦的关爱抚慰了他，舒缓了战争带给他的压迫和伤害，也唤起他对未来生活的渴望。

迪内希和甘迦的三次对话标志着两人关系发展的不同节点，即从相识到了解再到相互接纳，也折射出迪内希重新与他人、与外界交往的过程。小说将甘迦置于迪内希的聚焦之下，通过写迪内希听到、看到的甘迦言行表现他的情感变化。为数不多的三次对话场景将甘迦直接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调节叙事节奏外，也形象地写出甘迦作为迪内希与外界的连接点、帮他重新接触外界的功能。甘迦是迪内希变化的动因，甘迦的创伤承受力、爱与善良重新唤醒迪内希内心对生活的热爱。阿努德拉伽桑在一次采访中说，他一直在斯里兰卡南方生活，内战结束后，他到发生战争的北方地区，看到那里的女性更为坚强，她们用双肩扛起家庭所有事务和很多其他的事情，她们非常坚韧，值得被书写。^①甘迦就是这些斯里兰卡女性的代表。

（二）场面：爱与希望

小说对迪内希婚后的一些生活场面采用等时描写，详细记录人物动作，以饱

^① Liana Holmberg. “The Rumpus Interview with Anuk Arudpragasam”, Sep.26th,2019,The Rumpus.net,<https://therumpus.net/2016/09/the-rumpus-interview-with-anuk-arudpragasam/>.

满的画面内容展现人物重新过上正常人生活时洋溢的生命热情。

迪内希看甘迦做晚饭时，想起自己还是两天前吃了一点点东西。一个大妈感谢迪内希两周前帮她挖掩体，给了他一口米饭，他一下子就吞了下去。他一个人逃难，不可能像居家时那样从容地吃上一顿热饭、饱饭。甘迦做好晚饭后，先递水给迪内希洗手，接着递给他装有热米饭、热豆汤的盘子，迪内希洗干净手后吃起晚饭。小说分了三个层次写迪内希吃饭的场景。像电影里的特写镜头一样，小说先详写迪内希吃饭的每个动作：手指接触食物，捏饭团蘸豆汤，送到唇边、口中，咀嚼、咽食物，食物通过喉结等，动作细致到“他用舌头把它滚来滚去，品尝着松软谷粒的形状和味道。他再用舌头将米饭分成几块，又把它们卷成一团”（72）。迪内希吃完一口饭后，镜头拉为中景，转用较为简短的句子写他吃下一口饭：“他又多拿了些米饭，送到嘴里，嚼了嚼，再咽下去”（72）。接着，镜头继续拉远，迪内希“不停地一把把地把食物送进嘴里，咀嚼，混合，小心地慢慢咽下”（73）。小说放慢叙事节奏，等时叙述迪内希和甘迦第一次一起吃饭的场景。迪内希吃第一口饭的动作、感受写得极为详细，契合他对吃饭变生疏、陌生的状况。他吃完第一口饭后，很快就习惯了也就越吃越快、越吃越多了。小说写迪内希吃饭动作从繁到简，表现出他重新开始家庭生活时从小心翼翼到接受、融入的心理变化。

迪内希井边清洗也同样采用了场景再现式描写。迪内希成亲时，看着自己“肮脏的衣服和污垢的身体”（51）觉得难堪。夜里，他在甘迦睡着后摸黑去井边，先修剪了头发、手指甲和脚趾甲，再把衣服洗干净，最后从脚到头把身体洗了一遍。小说对迪内希的每个步骤、每个动作如实记录，像写他剪头发，“他继续耐心并小心地沿着头两侧剪着，绕过耳朵，剪到脑后，又到脖子边”（106）。迪内希清洗过程中，小说插入两处回忆，写他剪完指甲后想起父亲和清洗身体后想起母亲。迪内希小时候有天黑时剪指甲，父亲打了他，并禁止他以后再这样做。迪内希想起母亲离开很久了，“他已经习惯不关心别人也没人关爱他。他知道自己没必要伤心，他明白，直至今日，母亲依然清晰地在他心里，依然安全地在他心里”（118）。中国有句古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迪内希在父母死于内战后，以自毁身体的方式、对生活毫无期待地活着。随着迪内希干净的外表一起回来的，是他的自我意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在一种麻木状态下生存，没有记忆和知觉”（112）。小说以充分的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叙述迪内希井边的清洗过程，也是主人公找回自我、重新爱惜自己的过程，他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充满期待，“就像冲洗掉了过去数月来包裹在身体上的硬壳，他摆脱了过去；好像存储在头发、指甲和皮肤上的记忆现在都消失了，发生过的

一切都被放下了，他崭新的皮肤为新的记忆和新的生命做好了准备”（123）。

迪内希“家”的形式变化、家里物品增减暗示着他生活态度的变化。小说在逆时叙事中概述迪内希家庭的瓦解。逃难开始时，他和母亲把家里的东西都装在租来的拖拉机上带着，随着逃难日子越来越久，他们把这些东西逐件舍弃，最后迪内希把剩下所有物品都留在母亲遗体边。迪内希只身一人逃难后，他会捡些不能写字的蓝色圆珠笔、不锈钢杯子、磨掉刷毛的黄色旧牙刷等别人丢弃的东西带在身边，但它们也会不知所终。“这些实在的物品都是家的标志”（80），战争抹去了迪内希与父母、与昔日家庭的最后联系，他借人们手边常用之物寄托对家、对家人之爱的缅怀与渴望。

相反，小说细致地描写迪内希收拾林中空地和他逐件查看甘迦带来的家庭用品。迪内希发现树林里有块空地，中间有块椭圆形石头，他用鹅卵石把空地围出一个边界，石头中部高出的部分表面有层柔软的苔藓像绿色的毯子，他晚上就睡在石头上。这块林中空地含有“家”的意象，它是迪内希逃避他人、逃避战争的空间，是他心理上、精神上的城堡。这也解释了迪内希刚举行完婚礼仪式，就带甘迦去看林中之家的原因。晚上，甘迦把从帐篷（娘家）带来的行李放在迪内希睡觉的石头边，把纱丽铺在石头上让它更像一张床。甘迦在石床上睡熟后，迪内希打开她的行李，在夜光里看妻子带来的物品：塑料布和整齐地铺在石头上的纱丽，空地稍远地方的米色的包装着她所有物品，还有随意堆在旁边地上的厨具。所有这些新东西使这片空地显得更具体、更充实，仿佛它作为一个家的价值已经被客观证实了，这些新东西在这个新地方多么和谐、多么自然。（91）甘迦的加入和她带来的米、面以及其他家庭用品，这些为数不多的物品像组成人体的四肢、维系人们生命的血管，合成了具有生活气息的家，把迪内希心理上当作“家”的空地变成可触的、真实的家。迪内希逃难途中丢弃家中物品的过程，是他精神、心理上疏离他人、疏离家庭的过程；他一件件地查看甘迦带来的东西，也是他经历家人离世、家庭瓦解后再次接触外界、接纳他人的过程。迪内希从弃家逃难到他和甘迦以林中空地为家，真正维系家庭的纽带是家人的爱和依赖。迪内希对待家庭的情感认知从衰竭、唤醒直到最终幻灭的变化。随着甘迦在黎明前的轰炸中丧生，战争最终熄灭了迪内希对家庭生活的最后一丝期望。

顺时叙事中，迪内希从单身到成亲、从无家到有家又归于无家的身份、处境变化，客观描述了战争对个体家庭的破坏。小说用场景策略再现人物对话和家庭生活场面，以缓慢的叙事节奏使人物短暂的婚姻、家庭生活产生悠长、持久的时间感，也折射出人们难以被战争摧毁的生活信心和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

四、结语

持续26年的斯里兰卡内战给国家和民众带来深重灾难，也是斯里兰卡各语种文学最常见的写作主题之一，翁达杰（Ondaatje, M）的《阿尼尔的幽灵》（*Anil's Ghost*）、德·席尔瓦（De Silva, N.）的《出走象道》（*The Road From Elephant Pass*）是其中的代表作。与这些作品相比，《一夜夫妻》具有鲜明的特点。它是一部没有英雄、没有宏大战争场面的战争小说，聚焦战乱中流离失所的普通民众，以轰炸造成的人员伤亡为描写切入点，用简洁的故事情节和简单的事件呈现斯里兰卡人民的内战创伤。《一夜夫妻》“是部悲剧，除迪内希外，小说里的主要人物都死于这场徒劳无益的战争”。^①而小说利用叙事时间关系，深层次地表达了斯里兰卡民众历经战乱，依然保有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期待，这个故事证明爱具有救赎的力量，人的精神能够让他们重拾希望。

阿努德拉伽桑说过：“人们看到他人的痛苦时，本能地产生想做些什么的冲动。你会找出方法改善一点他们的处境，会做些事情积极回应别人的痛苦”^②。他在小说中构建出斯里兰卡人的集体创伤记忆，用叙事表现战争、理解战争、抚慰创伤者，也呼吁人们珍视和维护和平。

[责任编辑：李丽]

① S. W. Perera. “Sri Lanka”, *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2017, Vol. 52(4): 755~769, p758.

② Liana Holmberg. “The Rumpus Interview with Anuk Arudpragasam”, Sep.26th,2019, *The Rumpus.net.*, <https://therumpus.net/2016/09/the-rumpus-interview-with-anuk-arudpragasam/>.